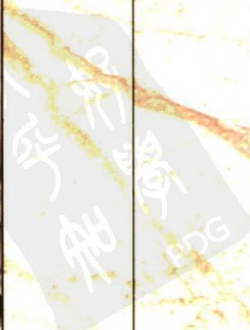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专辑

永 不 忘 却 的 记 忆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永不忘却的记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 辑：汤 燕
孙春杰
赵 伟
封面设计：杨红娜

郑州文史资料（二十六）

编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河南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印数：1500册

出版日期：2005年10月

豫内资郑新出通字[2005]134号



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

杨惠琴

二〇〇五·九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主席杨惠琴题词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祖松臣

中共政协郑州市委员会党组书记祖松臣题词

前 言

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中锻铸了8年;从1945年8月15日到2005年8月15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重新崛起。

60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风雨沧桑,但抗日战争的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它既是岁月难以抹平人们心头的深深伤痕和让人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又是一次令人血脉贲张的血与火的洗礼。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郑州这个城市里,也埋葬着无数被日本法西斯残害的冤魂;在这片热土上,也浸染着许多抗日将士的鲜血,曾经的苦难就在我们身边。

一个懂得记忆的民族才能真正懂得自己、懂得别人,才能真正放眼未来、拥有未来。为了让人们永远铭记这段悲愤屈辱和浴血奋战的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征集了一些“三亲”史料和老照片,编辑了《郑州文史资料——永不忘却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抗战经历

回忆西安事变	王志屏(1)
缅怀伯父姚江泠将军	姚雪帝(18)
缅怀狼牙山五壮士	冯俊熙(26)
中国远征军亲历记	刘金海(42)
忆抗日殉国的董天知	周景英(48)
我在抗日决死队的经历	周景英(51)
参加八路军	李明义(56)
回忆抗日战争	张守勤(66)
小杨庄抗日小记	杨文英(70)
点滴回忆	崔景元(72)
忆“海燕之群”读书会	何燕凌(77)
中国劳工在日本	任长来(85)
战斗在日伪维持会	茹家杰(91)
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桐萱中学	董效璧 王泰礼(102)
郑州桐萱中学撤退情况	宋克敏(108)
我的被俘经历	索良民(115)
七个无辜而又坚强的人	王龙章(126)
我在郑州难童收容所的工作经历	袁海真(131)

昙花一现的日军驻郑州蔬菜株式会社	冀 福(134)
日军在郑州设立的汽车修理厂	王麦来 高天一(136)
抗日史诗二首	王永川(138)

战役纪实

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过的几次战役	王志屏(141)
采访中原会战亲历者赵广嵩记录	吴 杰(149)
我的父亲在中条山与日寇作战经历	申金贵(153)
三十八军在郑州地区抗战纪实	杨中州(157)
贾鲁河杲村桥战斗	蔡增俊 宋安堂(160)

豫西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实录

回到我的故乡白栗坪	皮定均(164)
忆徐子荣同志在豫西开创抗日根据地	郭林祥 王诚汉(169)
抗战时期的登封县抗日民主政府	宁治国(176)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三十五团战斗纪实	高林书(185)
登封君召地区的抗日斗争	席 旭(193)
抗日英雄梁锦文	梁光印(200)
登封堂子坡血战	程书贤(203)
孙华永率部起义	何 泉(206)
程书贤护送黄宇宙将军历险记	武朝正(209)
白栗坪群众舍生忘死护伤员	李鹤林(214)
箕山“红嫂”孙莲香	高林书(217)
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三坟后方医院	宋桂枝(220)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进入巩县	(224)
八路军老三团琉璃庙沟大战日本鬼子兵	王龙章(230)

夜袭龙尾战斗	(233)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梁光印(235)

日寇罪行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亲历记	郑伯铭(238)
日寇害得我家破人亡	张计安(241)
日军暴行见闻录	娄金聚 申金贵(251)
我目睹了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的罪行 ...	刘长喻 韩英贤(255)
日寇轰炸黄河大堤的暴行	王瑞明(257)
日军对中原铁路轰炸的暴行	王瑞明(259)
日寇轰炸荥阳王宗店	王龙章(263)
日本特务机关在郑罪行录	王瑞明(266)
日军在巩县的暴行	(268)
日寇在新郑的暴行	新郑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70)
日军在荥阳暴行档案	陈万卿(273)
日寇在登封白栗坪的暴行	梁光印(276)

抗战记事

郑州的几处抗日纪念碑亭	王瑞明(279)
抗战八年郑州大事记	王瑞明(282)

回忆西安事变

王志屏口述 王玉珊等整理

编者按：今年91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曾担任过杨虎城将军的卫士，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了解一些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军赴前线抗日，参加了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邙山战役等。1943年又先后参与了马鞍山、关道口、卢氏县的抗日作战。为了抢救挖掘有关王志屏老人特殊人生经历的史料，2005年6月8日，我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一起，专程前往惠济区古荥镇古荥村进行拜访，聆听了老人对往事的回忆，并征集到《回忆西安事变》和《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过的几次战役》两篇文史稿件。

我叫王志屏，1914年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5年7月，我参加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接受军事训练，同年任教导营营部勤务班班长。1936年初，杨主任（杨虎城）手令将我调入卫士队。卫士队队长：白志钧，队副：李承德；一分队队长：王彦春，二分队队长：阎子成。杨主任的随从副官有：王华亭、王金整等。杨主任的勤务兵有：杨鸿升、苏廷瑞。同年6月，我任卫士队二分队四班副班长。1936年12月“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时，我奉命带领朱子明、上官克勤在西安皇城北门内新城大楼看守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主任出国后，卫士队改编为三十八军卫士连，我被调回教导营扩编后的教导团。1937年7月7

王志屏
老人回忆西
安事变。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日寇作战，参加了山西中条山、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河南郑州的邙山战役，马鞍山、关道口、卢氏县等地的多次战役与日军激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双十二事变前西安的形势

双十二事变前，西安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不断上街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请求抗日的游行队伍曾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请杨主任领导抗日，当时杨主任不在公署。李兴中参谋长接见了游行群众。李参谋长告诉大家说：杨主任不在，主任回来后，我一定把大家的要求汇报给主任，请大家先回去。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离去。

绥靖公署内杨主任的秘书王菊人就是名牌共产党，蒋介石点名向杨主任要王菊人，杨主任向蒋介石汇报说：王菊人早已脱离，不知去向。而实际是，杨主任把王菊人安排在西安旧府街花园住下

保护着。杨主任还多次给共产党军队运武器、弹药、医药。杨主任对部队讲话，曾明确地宣讲：训练的目的就是对日作战。

蒋介石把张学良调往陕西，任西北“剿总”副司令。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陕西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张学良与杨主任联手消灭共产党，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二是要张学良抢占杨主任的地盘，达到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他蒋介石再来收拾残局。

东北军在陕北洛川县与红军作战时，红军俘虏了东北军一个旅长，经教育后放其回到东北军。共产党在陕北一而再再而三宣传



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高蓉生与王志屏老人亲切交谈。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东北军、西北军与共产党军队的关系日益好转。事情的发展与蒋介石的安排恰恰相反。张、杨不但没打起来，反而关系情同手足，可以无话不说。蒋介石令张、杨联手打共产党，张、杨二位和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好、越亲密，并从物资上也没少支援共产党。这是蒋介石最痛恨的事。为使张、杨共同对付共产党，蒋介石飞至临潼亲自坐阵，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严令

张、杨要么与共军作战,要么调出关外,别无选择。

西安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监视着张、杨二位的一举一动。张、杨之间的来往非常谨慎,唯恐露出破绽,张副司令在西安住在高军长(高桂滋)公馆,杨主任去见张副司令时,我们跟随主任的这些卫士被张学良的特务营挡在公馆外面,还不让我们卫士下车。张副司令来见杨主任时,我们也不让跟随张副司令的卫士下车。不要说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做卫士的也都认为张副司令与杨主任关系紧张、有矛盾。

张学良诚恳劝游行队伍

西安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接二连三上街游行,有次行至“南院门”张副司令总部,张学良曾劝阻游行群众到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

一天,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由西安向临潼进发,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当游行队伍行至灞桥时,张学良驱车赶来阻止游行队伍。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大家说:“请大家千万不要再向前走了,再向前走有危险。请大家相信我,听我的话,赶快回去吧!大家的要求我负责转达给蒋委员长,我张学良在委员长面前讲话还是比你们有分量的,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张学良。”在张学良的劝阻下,游行群众才掉头高呼口号返回西安。

张学良原先主张游行队伍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是想让蒋介石知道群众的抗日情绪是多么的高涨。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命令军队架好机枪严阵以待。游行队伍到临潼只会流血,不会有其他结果,所以张副司令才赶来劝阻游行队伍不要去临潼。张副司令的劝阻,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围城十周年纪念大会

1936年11月28日，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西安的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大会开始，杨主任首先讲了话。他说：“1926年，直奉军联合进攻国民军，刘振华号称十万人围攻西安，我守城部队不足万人，坚守西安八个月直到胜利。坚守西安的胜利，有李司令虎臣的一部分，有兄弟我虎城的一部分。”杨主任讲完后，张学良接着讲话。他说：“杨主任把坚守西安的事情都讲了，我不再重复。我讲几句。失去东北，我张学良非常痛心，说我是个逃跑将军，失去东北是我的责任，我一直背着这个黑锅，不久的将来，我要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到那个时候让国人看看，我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一个逃跑将军。”

张副司令的情绪非常激动，慷慨激昂，鼓舞人心，让人敬佩。我曾多次见过张副司令，他平时爱讲笑话，很少穿军装，他今天是穿着军装参加大会的，由此可见张副司令对这次大会的重视。他的讲话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猜测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什么举动，没过几天，他的话得到验证——发生了西安事变。

易俗社堂会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举行了一次堂会，邀请蒋委员长来西安看戏，地点在西安易俗社，并邀请了西安不同剧种的名角马平民、杨金升、李正敏等来演出，警戒十分严密。我们卫士队奉命全部出动，到易俗社警戒，我的位置是在易俗社内西楼上。到会的有张学良副司令、杨主任、寇遐、蒋鼎文。杨主任点了一出三易社杨金升演的《断桥》，张学良点了一出易俗社马平民演出《推火

车》，寇遐点了一出正艺社李正敏演的《五家坡》。张、杨请蒋介石来看戏的目的，是想趁蒋介石来看戏之机把蒋捉住，逼蒋抗日。这次蒋介石没来看戏，派蒋鼎文代表前来，这次捉蒋没有成功。

杨公馆

1936年12月11日下午，我在杨公馆大门前带岗执勤。四点多钟，张学良驱车来到杨公馆，杨主任院内接迎，张学良拿出一把新式圆栓二十响手枪交给杨主任。张、杨进屋谈了很久，不见出来。卫士们私下议论说：杨主任把张副司令的枪给下了，人也不让走了。

近七点时，杨公馆大门上的电灯突然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认为是保险丝爆了，急忙到电闸房查看，只见王副官（王华亭，杨主任的随从副官）掂着手枪守在电闸门前。我问：“王副官，咋回事？咋停电了？”王副官说：“你别管，赶快回去带好岗，注意警戒。”我即回到大门口，同岗的卫士问我：“副班长，咋回事？”我说：“王副官掂枪在那守着呢，不让我管，让我们站好岗，注意警戒。”

换岗后，队副李承德命我在公馆楼后面警戒，天气很冷，冻得我直想跺脚，还不能跺脚，因为离主任的房子很近，怕影响主任。一直到第二天12月12日早上五点来钟，枪声响了，顷刻间枪声大作，打得非常激烈。没多长时间，枪声逐渐时紧时松。我问队副李承德：“队副，这是谁和谁打呢？”李承德说：“咱与老蒋。”我说：“咱主任这是老鼠抠猫的屁股呢，咱这点人能打过老蒋？”李队副说：“咱和东北军、还有红军三家一起打老蒋。”

兵力部署

杨公馆内灯影闪烁，烟雾缭绕，人影晃动，不时传来叮铃铃的电话铃声。这时我才知道，张、杨两位将军的捉蒋总指挥部就在杨

公馆,两位将军早已把兵力部署停当,此时正守候在电话机旁,专等捷报传来。

杨主任命孔从周旅长指挥他的警备第二旅和炮兵团,负责西安城内的安全,解决国民党的军、警、特、宪、别动队的武装,控制逮捕国民党党政大员。杨主任另派兵驻守潼关,阻止国民党大军入陕。

张学良东北军的刘多荃师长率百零五师将临潼团团包围,孙铭久营长率特务营直接攻入华清池捉蒋。

委员长不见了

12月12日黎明时分,临潼打来电话说:“委员长不见了。”在电话旁的张学良、杨虎城精神顿时紧张起来,这一情况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张学良对杨主任说:“你的部队地方熟,调一部分人到临潼找委员长吧。”杨主任说:“我现在哪还有部队呀,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杨主任想了一下说:“干脆让卫士队上吧。”队长白志钧命令二分队四班班长王连玉带上半个班跟他坐上教导营的装甲车,赶往临潼捉蒋。我带半个班在公馆坚守。

杨主任说:“副司令,蒋介石跑了,你准备怎么办?”张学良说:“我带部队去新疆,虎城兄,你怎么办?”杨主任说:“我带部队去陕北。”没过多久,临潼打来电话说,在山上找到了委员长。这时两位将军才舒了一口气。张副司令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大,把天戳了个大窟窿。”

临潼捉蒋

东北军特务营参加捉蒋介石的一个卫士对我们讲了捉蒋的经过。

他说：蒋介石那个警卫连好顽固，占据有利地形死守。蒋介石起初还认为是共产党的散兵游勇攻山，他还鼓励士兵要顶住，说西安很快会派来救兵。我们集中火力，把这个连彻底打垮了，密集的枪声、喊杀声离他越来越近，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断定为西安兵变。蒋介石和他的侄子蒋孝先一同仓惶地向山上逃去，我们到蒋介石的屋子时，蒋介石已经逃跑了，摸摸他的被窝还是热的，说明蒋介石是刚刚逃跑。孙营长带着部队漫山遍野搜，不放过任何可疑目标。

我在一山凹处发现有动静，就端着枪边向前边冲边喊：“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这时对方也大吼：“再向前冲打死你！”说着砰砰砰就朝我打了几枪。你们看把我的棉大衣打了好几个洞，幸运的是没打着我。我一枪就把那个人打倒了，这时另外一个大喊：“不要打啦，不要打啦，委员长在这儿。”我冲到跟前照被我打倒的那个人踢了几脚。蒋介石大吼：“干什么？干什么？”这时孙营长也过来了，我们上前把蒋介石架起来。孙营长对蒋介石说：“请委员长到西安参加救国会议。”蒋介石说：“不去，不去，你们把我枪毙这里好了。”叫蒋介石下山，他不下山，我们硬把他架下山。孙营长让他上汽车，蒋介石就是不上汽车，我们硬把他架上汽车押了回来。

我见到了蒋介石

12月12日上午，我奉命带领朱子明、上官克勤在西安皇城北门内新城大楼看守蒋介石。

我让朱子明、上官克勤守卫在正门，我守卫在西门（我想西门是偏门可以少敬礼）。八点多钟，东北军的一辆十轮卡车开过来，车头上驾了一挺轻机枪，车上面士兵荷枪实弹，后面紧跟着一辆小轿车。车停稳后，张学良的特务营营长孙铭久从小轿车上扶下一个人，光着头，没戴帽子，穿着夹长袍，白裤子在膝盖以上，小腿上一